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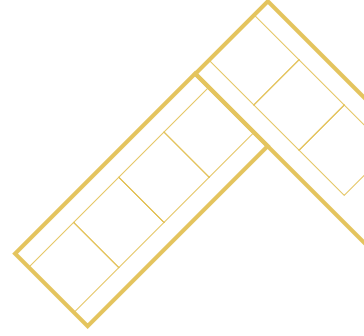
## 躲貓貓

那年，你登入這場大型躲貓貓實境遊戲，你不曾說過你是被迫強制登入的。兩個孩子、一個輕度智能障礙的丈夫、一對公婆、一份自助餐店的工作、一筆能寄回家的薪水。你在遊戲裡的裝備就這些，也已感到滿足。玩了十多年的遊戲，你已成為高級玩家，不像十多年前剛登入遊戲時，一開口，錯落的聲調露出破綻，鬼舉起手，「你嫁來臺灣嗎？還是來工作？」——被鬼抓到。

鄉下地區當時流行正音班，平常總穿著白色汗衫搭配高腰西裝褲的里長跑來你家，問你要不要去報名。你一口回絕，白日的工作及家務的打掃工作早已填滿你的時間，要多花錢的事情你一概不要。

但婆婆說，要要要去報名。你中文講不好，那以後阿弟長大誰教他功課啊？

於是你的等級越來越高，當你和朋友用回母語交談時，身旁的鬼顯得詫異，他們竟然沒想過要抓你，紛紛稱讚你是高級玩家，連「呷飽未？咧創啥？」都能藏得鬼找不到，越來越知道什麼語境下要「喔」、要「呢」、要「啦」，「好累喔！」「好想



回家呢！」「我沒有說謊啦！」

在躲貓貓的遊戲裡，規則很簡單，就是要能夠準確地發出「依恰蟻易」。沒有什麼嚴峻的獎懲或淘汰制度，不過就是有些無聊的鬼喜歡抓沒躲藏好的玩家，抓到其實也沒有什麼金幣會跳出來，那些人自討無趣後，有的人會投遞你異樣的眼光，有的更無聊的人會模仿你的口音。剛來到臺灣的妹妹們很在意這件事，感到受傷與被冒犯，但你從不把這當一回事，就像你不會覺得你是被逼來臺灣的一樣，你都勸這些同鄉的妹妹們，被抓到就被抓到，不用刻意隱藏，學會怎麼講比較重要。

但這套遊戲生存之道，你卻很堅決，不傳授給孩子。

孩子在登入這個世界前的人物設定介面，由於環境的關係，孩子的陣營是屬於鬼的一方，不用像你需要隱藏自己的口音；不用重新剪貼舌根與舌尖的位置。

你看過報導，也聽過身邊的朋友分享，許多在你家鄉的華僑、或是從商的家庭遷回臺灣後，還在求學階段的孩子便因為口音的關係，除了會被學校的同儕取笑、排擠，甚至老師也常以冷

嘲熱諷待他，懷疑他小考滿分是偷看同學的。

你開始相信老人家的智慧，婆婆當初嚴格禁止你對孩子講你的母語，不要潮濕的語氣黏膩了孩子還在發展的語言能力，你甚不太諒解，在半夜偷偷唱給孩子聽你小時候常哼的童謠，孩子問你在唱什麼？你低聲說：「噓，眼睛閉閉。」如今，你慶幸孩子有著不著痕跡的乾燥口音，與那些過往抓你的鬼的聲腔無異。

孩子能夠以準確的發音對你說：「媽媽我想吃蕃茄炒蛋、我想吃炒蒲仔。」這些菜餚你以前全都不會，都是來臺灣之後跟婆婆學的。起初，你相當驚訝於婆婆料理時倒入的油量，常在飯後腸胃因為太過油膩而向你抗議。換你接手掌廚後，你逕自減少油量，嘴挑的婆婆一吃便察覺，隔天在廚房門口，也不出聲，只是靜靜地盯著你如何料理。你覺得那時的婆婆也像遊戲裡的鬼，總是能輕易地把你抓出來。

口音能夠藏得妥貼，口味有何不可？

你努力記起每道菜調味糖、鹽、蠔油、醬油、香油、麻油、米酒的所有比例，婆婆吃了滿意，她引薦你到家附近的自助餐店工作。雖然起初被客人反應，菜色怎麼吃起來口味跟以前不一樣，好像走味了，某次換老闆娘親自自己煮之後，客人還是反應。於是你了解，走味的不是便當餐盒格裡的每樣菜，是你的存在，讓便當店走味。幸虧老闆娘跟婆婆是舊識，後來你都盡量在廚房內場不出來給客人看到，下班從後門離開。

適應了臺灣的飲食習慣後，逐漸被油脂包裹住的腸胃，總算也不再飯後翻騰，生活也是如此，把自己裹住厚厚一層後，就不

會再被侵略，不用頑強抵抗，把那些不便與難堪也一同消化掉。你把家人寄來的魚露偷偷倒掉，跟家人說臺灣人不吃這個，不用再寄來了。

即便你仍時不時想念起記憶裡的味道，但總找不到食材，同鄉的姐妹們告訴你鄰近的城裡有越南人開的雜貨店，甚至有小吃攤，偶爾你會在週末煮完家人的晚餐後，獨自騎腳踏車到小吃攤，重拾逸失已久的味蕾記憶。某次你替孩子打包白得透亮的生春捲回家，你還叮囑同鄉的大姐生春捲裡的菜要洗淨，蝦子要新鮮一點的，但孩子吃了一口說好難吃，此後你便不再買了。

前幾年中秋，在臺北讀大學的姪子回來烤肉時，跟你聊到教育部要開始推新住民語文課程。你不大了解，問那是什麼？姪子說，就是以後阿弟跟妹妹在國小就可以學越南語，就像我國小的時候只能學閩南語或客家語等等的鄉土語言，但是現在多了東南亞語可以選，包括越南語、泰語、印尼語……，這樣以後他們就可以用越南語跟你溝通了。

大哥和公公婆婆在一旁驚訝地說：「在學校學越南語？」

「對阿。我還做過新住民語納入語言教材的小論文欸。」

大哥搖頭說，現在政府實在對外國人太好了。

你沒讀過什麼書，平常也都在自助餐店炒菜，只有在晚上盯著孩子寫完功課後，你在電視看過關於「新二代」、「母語」、「尋根」的迷你劇集，邊吸地、擦桌、收拾雜物，走來走去的同時只看了一些零碎的片段，看著劇裡的孩子含淚講出媽媽的母語

時，客廳尷尬的氛圍，讓你絲毫沒有感動或想落淚的衝動。婆婆把腳舉起來，你快速用吸塵器吸過。

你看著孩子聯絡簿裡夾的綠色回條，想起這是姪子之前提過的新母語政策，下學期要正式開始實施了。會不會是陷阱？你想。綠色回條上的勾選框，如一座吃人的牢籠將要把孩子的童年與人際關係囚禁。在婆婆開口之前，你早已也下了決定。

隔幾日，你在顧自助餐店排骨湯的火爐時，你擦了擦汗趕緊接起在口袋震動的手機。

老師細心地解釋新住民語政策的設計用意，其實你都知道，「新南向政策」、「多元文化」你也都常聽到，聽到都能琅琅上口。老師不時流露出驚訝的語氣，他可能正納悶，以為這政策是政府為了保障新住民語言權的美意，實際上，卻不是每位新住民都樂見。你想起那些講話有口音的孩子，在學校看過同學的後腦勺次數可能比正眼還多，你再一次向老師拒絕，「他學臺語就好啦！可以跟阿嬤聊天。」

擔心孩子要是走進你家鄉的那座森林，淋過你曾經也淋過的雨，孩子會被鬼發現，會被他們歸為不同陣營；擔心他學了越南語之後，講中文的口音會跟當初的你一樣，語調像被按了鋼琴黑鍵的升降半音。

即便這場躲貓貓實境遊戲的鬼已經日漸卸載，多數玩家都得更新「尊重多元文化」的伺服器，越來越多人在這片土地上推廣你母國的語言與文化，你仍不願讓孩子冒任何風險，小心、慎重

的保護你最珍愛的裝備，期望他們是真正屬於這塊土地的人。

你想，現在應該不用顧忌。在孩子睡前的夜裡，緩緩哼唱你記憶裡那首溫柔、一路呵護你到現在的歌曲。

# 黃向澤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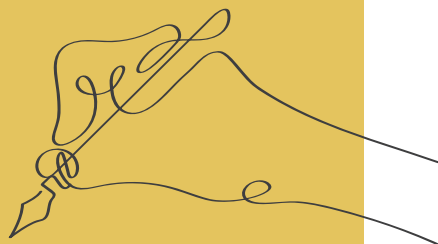
## 個人簡介

1999年12月生。畢業於國立政治大學，雙主修東南亞系與地政系。外派越南的工程師。長住越南的臺灣新住民。曾獲新北文學獎、吳濁流文學獎、屏東文學獎、政大道南文學獎等。作品曾發表於聯合副刊、幼獅文藝等。

## 得獎感言

可以連續三年在新北市文學獎發表作品，真的感到很榮幸，謝謝新北市文學獎對這片土地的多元開放與包容。2021年的〈銓〉，寫的是我的華語輔導學生，一位從越南來的跨國銜轉生；2022年的〈翻越〉，梳理了我四年來學習越南語的心路歷程；今年2023年的〈躲貓貓〉，不僅是寫給我已經來到臺灣二十年了的越籍阿嬤(a-tsim)，也是寫給在臺灣這片土地上，所有偉大的新住民母親。從開始寫作至今，從來、從來沒預料過有一天我會得到首獎。再次感謝評審。

這篇作品從語言、語調入手，談新住民融入這片土地的艱難，和一個母親委曲求全的心意。作者以「躲貓貓」遊戲，譬喻新住民在新環境裡時時必須躲藏，把自己的口音藏起來，才能夠遠離偏見、粗暴的對待；而對於自己的孩子，寧願犧牲他們學習母語的機會，也不願意因為口音，讓他們在同儕裡被歸至不同陣營。作者走進新住民母親的內心，寫出她們真實的想法、顧慮，而不是一片天真的自以為好意；不僅發人深省，且傳達了一個母親深摯的愛。



AWARD  
LITERATURE